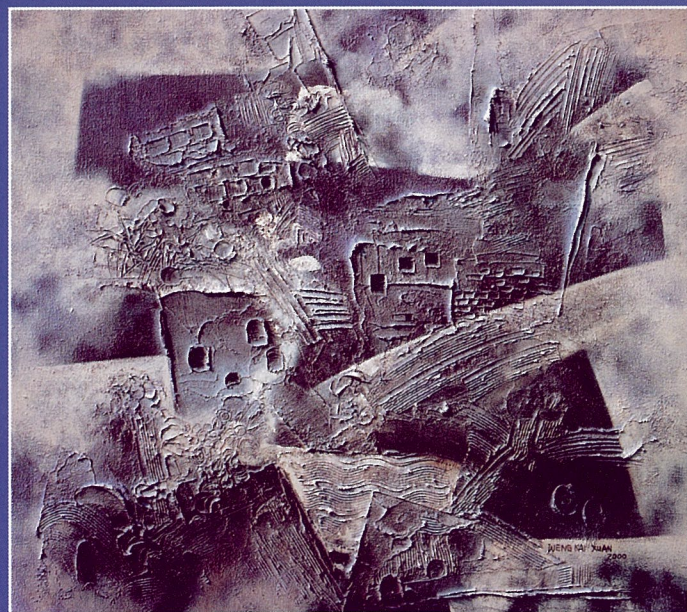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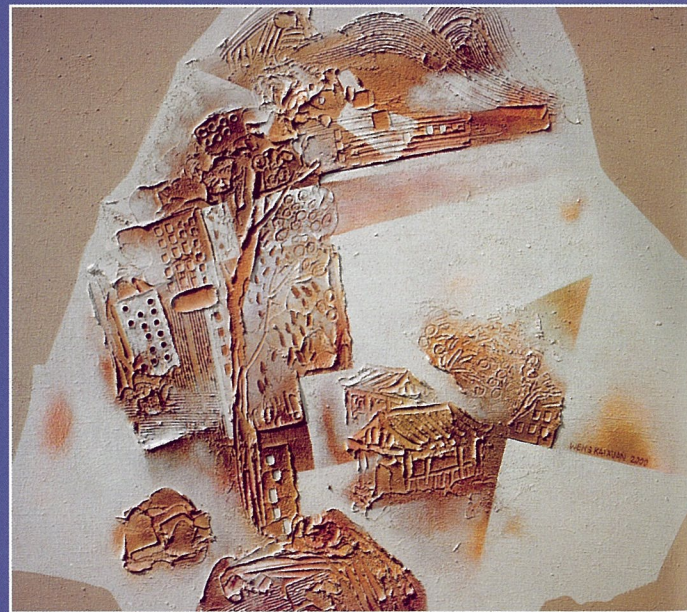
《废墟系列》No.6 翁凯旋 综合材料 53 × 61cm



《废墟系列》No.7 翁凯旋 综合材料



《废墟系列》No.8 翁凯旋 综合材料 95 × 100cm



《废墟系列》No.9 翁凯旋 综合材料 100 × 100cm

## 关于 《废墟系列》 的自我解读

◎翁凯旋

面对废墟人们常常惊惧、赞美、哀叹，在哀叹中引起人们的思考：人类社会之所以亘古及今，人类文明之所以延续、演进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的推动，从而构成历史。历史是什么，历史就犹如一条呈螺旋状的长链在时空的更替中，在生与死的超度与再生中，从起点到终点，又从终点出发走向新的终点。如此循环往复，每一个循环，社会就前进一步。在这循环的过程中，“废墟”成了一个连接点，连接着两极，它使古代与现代，毁灭与再生在强烈的排斥中紧紧相连，这样“废墟”就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中极有意味的，有丰富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，它显示出对逝去的追忆、无奈和对新生的企盼与渴望。它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，“传统”就如同这符号，它既是垂暮的虚弱的，但又是极其固执的。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，它是我们不忍舍弃的一部分，让人不得不在爱与恨的交织中，去汲取它，保护它，改造它。其实，传统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，是一个构建、消解又重新构建的过程。同时，传统还是一种精神，其本质本身就是反传统。这是我画“废墟系列”的观念支撑。

然而，观念毕竟是观念，如若没有载体，终究不是艺术，艺术是一种文化存在，更是一种形式。艺术作品需要观念，但不能将观念与形式分离。如果承认形式，就不能忽视审美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在“废墟系列”中，我又十分注重对材料的运用和视觉效果的传达。在“废墟系列”中，图式是传统的，其材料、手法是现代的。当然，这对于我仅是一种实验，企图利用材料的特性来解构传统山水、风景画中的笔墨，强化平面构成和材料凹凸的视觉效果，使传统的意韵和现代化的材料、手法相融。材料的引入，使画面上的光滑、平柔与深浅不一的浮雕式的挤皱构成张力，强化了视觉的冲击力。它是对传统图式的现代演绎，由于材料的引入，传统图式成为一种载体，承载的是当代人的精神意象，拓展了艺术创作的更大空间。



《废墟系列》No.10 翁凯旋 综合材料 53 × 61cm